

# 美國侵華史

劉大年編



湖北新华书店出版

史華侵國美

編年大劉

行印店書華新北湖

美國侵華史

編輯者 劉大年

發行者 湖北新華書店

• 一九四九年十月出版 •

# 序

一、這個小冊子，是在范文瀾同志贊助下寫出來的，後經過其他同志閱正，由於更多直接史料一時無法搜集，且作者個人能力薄弱，以至觀點、取材、措詞等錯誤，在所難免，敬希大家指教。

二、爲行文便利，書中多簡稱美國，乃是指美國侵略者或美帝國主義，與美國愛好和平人民，和中國人民的國際友人，全無牽涉。

三、中美各次不平等條約，及一些經濟侵略史實，敘述起來很枯燥，又佔篇幅，除把重要的盡量收入外，餘均從略；又有些材料雖重要，但因時間出處等暫不能考證，爲慎重起見，概歸入附註內。

四、本書材料，收至一九四八年九月截止。

一九四八年十一月

作者於華北大學歷史研究室

# 目錄

- 一、追隨或通過別國向中國侵略（一八四〇——一九〇五年）……………一
- 二、逐漸走向獨立侵略中國（一九〇五——一九一七年）……………二四
- 三、爭奪中國霸權（一九一七——一九四五年）……………四四
- 四、獨佔中國（一九四五年以後）……………七九

# 美國侵華史

劉大年

美國在世界資本主義國家中，是比較後起的一個國家。它又是一個資源豐富得天獨厚的國家，首先着重在國內的經營，然後才加強其對海外的擴張。這兩個因素，規定了美國侵略中國的過程：起先是追隨或通過別國向中國侵略，其次是逐漸獨立的侵略中國，再其次是爭奪中國霸權，最後則進行獨佔中國。在這全部過程中，美國的侵略行爲與鄰近中國的日本，尤有特別緊密的關係。

## 一、追隨或通過別國向中國侵略

(一八四〇——一九〇五即從鴉片戰爭到日俄戰爭)

美國對中國的通商與外交，早在美國建國初期，華盛頓任總統時，即已開始。一七八四年（乾隆四十九年）二月，美船『中國皇后號』從紐約來華，六個月後取得中國絲茶滿載而歸；同年八月，首在美國駐廣州領事梅耶·蕭（Maio J. Shaw）來中國。一八三一年（道光十二年）美總統甲克遜（Andrew Jackson）派船業商人羅伯子爲遠東外

交代表，於一八三二年乘「孔雀號」至廣州靠岸。清政府當局發現美船是一個兵艦時，下令叫它立即離開，羅伯子置之不理，逗遛了六個星期然後去安南。這第一次表示了美國外交代表對中國主權的蔑視。（美、萊丹著，王造時譯「美國外交政策史」一萬有文庫」版第四冊四五頁。）

英國向中國輸入鴉片，一開始美國就通過英國參加，一八三九年（道光十九年）清政府派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往廣州查禁，其時清廷紙老虎還沒有被戳穿，美國人聽到「特派查辦」的消息，把滿載鴉片的美國船開往別處，等到林則徐行抵廣州，剩下的多為英國船隻，這使林則徐懂得了美國的「詭譎異常」（林則徐「發報抵粵日期摺」一林文忠公政書），後來有些美國船還想偷着把鴉片送進來，也被林則徐發覺，只好紛紛退去（林則徐「會奏夷船互市情形並空躉開行隻數摺」同上書。）林所繳獲的鴉片，也有不少是出自美國人手中，英國不久對清政府開戰，美國在背後支持英國，由美海軍統領基爾尼率領一個海軍艦隊駐在中國海面，為英軍聲援（王譯前書四冊四五九頁）。美國却不來直接出面，使廣州人民的反抗目標，都集中到英國人身上。英國通商被迫停止，美國又出來替英國活動，詢問清政府：「英商情亦急迫，可否一體貿易？」（「東華錄」道光四十三。）一八四一年十一月美前總統昆西亞丹穆斯（*Quincy Adams*）向一個歷史學會演說：認為「英國宣戰是完全有理由的」（王譯前書）。清政府戰敗後，基爾尼又壓迫廣州當局賠償美國損失數十萬兩之多。一八四二年中英江寧條約成立，美國會於一八

四三年三月通過提出美金四萬元交給總統，作為美發展對華事業活動費，同時由政府出面向中國要求享受『最惠國』待遇，美國務卿韋卜斯給來華訂約全權公使顧興這樣一個訓令：

『中國所施於他國人民商業上之便宜與各種特權而不及於美國，美國政府不能與中國維持友好關係。』（轉見萬異「一八九四——一九〇〇美國在華之政策」，「外交月報」第三卷第三期。）

在美國威脅下，清政府於一八四四年（道光二十四年）與美國訂立中美望廈條約，規定『如另有利益及於各國，合衆國人民應一體均沾』。而外人享受中國治外法權，也由美國第一次在這裏開其端（「中美五口通商貿易章程」「中外條約彙編」商務本一二四—一五頁）。這是中美不平等條約的開始，也是美國侵略中國取得所謂條約『根據』逐步進逼的開始。

一八五七年，英法組織聯軍侵略中國，聯軍發動前，英國在華盛頓的代表納皮爾提議美國參與共同行動，美政府表示是『公平的便利的』（王譯前書四冊七〇頁）。但布蘭卿（James Buchanan）總統因國內政局不穩，便採用了表面與清政府保持『友誼』，祕密協助英法的政策，先讓英法出兵，美國然後出為交戰國的調人，美國務卿喀斯命令新任駐中國公使雷德：『可與英法公使自由來往，並且向中國人民說明總統相信同盟國的目的是正當的。』（同上書）侵華軍事行動開始，美軍接受英國供給一個月的軍餉，



將美國在中國海面的艦隊隨同英法軍艦集中黃浦江。（薛福成：「書漢陽葉柏廣州之變」  
「庸齋全集」）一八五八年（咸豐八年）聯軍北上進攻天津，美國在英法軍到達天津之前，與滿清政府訂立中美天津條約，英法迫滿清在簽訂天津條約之後，美國要求利益均沾，又在中美天津條約續增八條。在這些條約中，美國除了擴大領事裁判權外，又取得海關協定、內河航行、內地遊歷、自由傳教等權利。（「中美和好條約」十一款以下「中外條約彙編」一二七頁）。

一八五九年六月，英法因換約改道問題組織第二次聯軍，美艦亦同英法軍艦駛入大沽，遭遇清軍抵抗，英軍受到嚴重損失，英國艦隊長賀布也受了重傷，只剩下三個英國人能繼續作戰，美艦隊長達特羅爾便接上去開砲向清軍攻擊，又派美國汽船協同英國小火輪進入戰綫，並高聲吶喊：「同種的關係總比外人密！」（王譯前書四冊七六頁）。其對清政府一面，却竭力裝出「調人」面孔，一八五八年春間，美艦三艘，同英法艦隊雲集白河，清政府派直隸總督譚廷襄等去議和，英法代表說他「不足當全權之任」，不予接洽，美國人獨與通來往（蕭一山：「清代通史」「北平文治學院講稿」卷下之一，二五九頁），後來換約時，清政府要各國使臣改由北塘行走，英法皆「抗不遵行」，美使華若翰獨遵照改走北塘，使清政府落入它的圈套，不是說「米國恭順」（「東華錄」咸豐七十八，二三頁）就說「米使……詞意恭敬，出於至誠」（同上書咸豐八十七，六一—七頁）。但清政府中也有人看破了美國的兩面手段，到北塘與美國換約的欽差大臣桂良

在他的奏摺中就這樣說：『臣按，美人初亦與英法合從內犯，特其國在大西洋，距中國逾遠，不政輕舉，當其請換約，非不欲效英俄之肆志，及見英俄已受大創，諸國皆不得逞，卽思居間排解……』（「通商始末記」轉見蔣發晨：「中美關係記要」六四頁），這正是說明了美國的侵略行動全與英法一致，所不同的，是英法正面用武力侵略，取得利益，美國避免正面的武力侵略，而是追隨在英法之後，取得同樣的利益。

其時太平天國運動早已蓬勃興起，在內外夾擊下，滿清政府的統治很有崩潰危險，美國侵略者深知爲了自己利益，有扶持這個賣國政府的必要，迅速把它的政策轉而爲幫助清廷鎮壓太平運動。還在一八五三年（咸豐三年）太平天國勢力普及長江流域一帶時，美駐華領事咸弗列馬歇爾對國務卿麥西的報告上就說：美國最高利益，是要支持清政府，『而不是看住中國變成普遍無政府狀態的戲場』。太平天國雖同時派洪仁玕出使美國辦理交涉，却沒有得到任何結果。一八六〇年聯軍與清政府的和議剛剛成立，美國便要從海道運漕米到天津接濟清政府。一八六二年（同治元年）初，更經過上海美領事同意，由在上海的江浙財閥吳煦、楊坊等，勾結美國流氓華爾組織『常勝軍』，『常勝軍』在性質上是歐美資產階級聯合過問中國內政的工具，最初由英美等國摻入華人組成，以華爾爲中心，他既握有新式武器，打仗又很兇悍，成爲太平軍在南京下游的勁敵，使清政府江蘇巡撫，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的徒弟李鴻章不得不『以全神籠絡』。一八六二年七、八月間，英國和法國都沒有打算深入內地協同清軍作戰，而華爾獨堅決要求參加對

太平天國首都南京的攻略，一面發展其政治勢力，同時藉此從中國人民身上擄得一批財物。李鴻章爲此寫信給曾國藩說：『華爾今日見過，諄求鴻章札調協剿金陵，謂三日到，三日紮砲台，三日攻打，定可克城，克後，城中財物與官兵分！』僅因曾國藩爲獨佔南京財富而堅決反對沒有實行。後來華爾在慈谿被太平軍擊斃，滿清的反動統治者們非常悼惜，說什麼『似此忠勇成性，例以中華驍將，洵已出色當行，得之外國逋臣，尤屬難能可貴』云云，華爾死後，『常勝軍』復由美國人白齊文（H. A. Blye vint）統率，美政府更經駐華美使白琳姆（Buringame）與奕訢（清恭親王）協議，將『常勝軍』改爲『中央軍』，脫離江蘇地方政府的關係，作爲清政府將來新軍的基礎，這個計劃因遭到英國爭奪『常勝軍』領導權與李鴻章爭奪兵權的堅決反對而流產，白齊文亦『滋事斥革』，『常勝軍』的領導權落到了英國人戈登手裏。但對『常勝軍』的經費，美國始終經由它在上海的洋行供給，後來清政府對這一筆債款要求『減讓』，美國堅持『全還』，拖了將近二十年才算解決。

一八六一——六五年的美國南北戰爭，北部取得勝利，奴隸制度被廢除，資本主義猛烈向前發展，需要國外市場更加迫切。日本亦於一八六八年（同治七年）經過改良主義的『明治維新』走上資本主義道路。從此美國更採取了通過日本向中國侵略的政策。因爲日本此時既能容納美國資本，且願在向中國發展時借重美國政治勢力，美國正好迎合日本要求把它作爲一個侵略中國的跳板。早在一八五四年，美國海軍統領皮雷（Perry）

巡行到日本，便發現了『日本對於美國在中國的政策有重要的影響』，一八六二年，美艦砲擊馬關，取得日本的妥協，一八六六年美國開始提議與日本聯合衝破朝鮮門戶，至一八六八年先後由皮雷與哈里蕩生 (Town. Sand. Harris) 幫助日本開闢商務和策劃維新運動，自此以後，美國便又通過日本向中國進行一連串的侵略，首先是進攻朝鮮。

一八七二年美國乘日本取得派員駐紮朝鮮權利的機會，派軍艦至朝鮮強迫與美國訂立通商條約。其時朝鮮積極排外，對美國要求堅決拒絕。美遂以水軍沿漢江進攻。朝鮮爲中國藩屬，落後情形與中國內地相同，士兵還身穿鐵甲和頭戴竹盔，使用戈矛箭戟一類武器作戰。但在朝鮮人民堅持下，美軍終歸失敗，其野心不得逞。於是，與日本商議，從美國供給日本大量軍火，由日本於一八七三年向朝鮮出兵。中國得到從美國寄來的密信：『日本在美國定購林明敦後門鎗子八千萬，在紐約地方裝兵船二隻，云與高麗構兵，並宣言中國助高麗』。清政府毫無對策，只是消極等待事情變化。恰逢日人巖倉、大久保等新從外國歸去，主張先修明內政，其議乃息。美國通過日本侵略朝鮮的計劃，只得暫時擱起，而把它的注意力轉向於進攻台灣。

當皮雷在遠東遊歷時，即認爲美國有在東方保持一個海軍根據地的必要，向政府建議以佔領波寧羣島，琉球羣島及台灣爲第一步，美國人派克爾 (Mr. Peter Parker) 一八五五年到中國任代表，打算實現這個計劃，恰遇一八五七年有兩個美國商人在台灣經營樟腦業，和台灣地方發生糾紛，美國駐香港海軍艦隊司令亞門司龍 (Commander

Armstrong) 遂予以支持，在台灣豎起美國國旗，準備建立一個『獨立國』，但當時美國在華的海軍力量尚薄弱，不便輕舉，只好宣稱『商業的發展屬私人企業的範圍』，暫時作罷！至一八七三年（同治十二年）美國前駐福建領事李仙得（一名李讓禮）竟率領美軍向台灣進攻，台灣人民堅決抵抗，美國又不得手。清政府負責辦理此項交涉的李鴻章給他朋友的信有『（台灣）生番地方險峻，美人屢攻不得手，李仙得雖曾去過，無奈伊何』，但美國侵佔台灣的野心，並不因此稍息。第二年，李仙得到了日本，以一八七一年台番殺害琉球難民，琉球曾有人到日本訴冤，因之須對台灣加以『懲罰』為理由，慫恿日本進攻台灣。一八七四年（同治十三年），美日聯合向台灣大舉出兵。中國方面四月間得上海探信：『日本派柄川宮總督其事，李仙得參議……外國新報一萬五千人，究竟兵數，不知實在，花旗公司船名『牛也克』裝三千人，言為日本僱裝兵丁，前往……』美國除了陸軍參加外，又加入兵船，由美國水師官帶領，這時清政府很清楚日本的行動是為美國驅使，日美已成一黨，想用外交手段加以牽制。一八七四年五月李鴻章給『總理衙門』的條陳裏有：『現日本船帶兵頭目多用美國武官，宜先解散其黨，否則中國兵船內亦可暫用英法人以相抵制。』又同年九月給『總理衙門』的信上說：『馮道而稱，英美實暗助日本，冀他日得利分肥，惟德國甚嫉之，而不與其黨，若就斯議，似宜引德陰持各國……』軍事吃緊時，清政府令福建布政使潘霽往台灣幫辦防務，潘霽過上海會見日本駐華代表柳原前光，經再三說服，柳原承認日本出兵是被美國利用，表

示後悔。福州將軍文煜等奏『日軍擾台之情形』時說：『該會始則一味推諉，繼忽自承追悔，爲西人所賣，商允退兵，有手書可據……』後值日軍台灣瘟疫大作，清政府又有派福建巡撫王凱泰將兵二萬援台灣的擬議，日本大爲氣餒，派大久保利通來中國議和。美國看到情勢不妙，美駐華副領事畢得格與總領事艾忻敏遂相繼出面從事所謂『調停』。一八七四年八月（清七月二十四日）畢得格告訴清政府，台灣的事『我可從中轉圜』！同年十月艾忻敏更匆匆從美國轉道日本來見李鴻章，稱日本政府不願因生番事件與中國失和，但望通融結辦，並說『中美條約第一款載明，他國有何不公輕藐之事，必須相助從中調處，美國與日本和約內亦有此語，是調處乃我份內所應爲……』，後又加上英使威妥瑪的活動，清政府本無抵抗決心，樂得有入調停，便關台灣爲商埠，賠款五十萬兩了事。美國利用日本達到了插足台灣，開闢市場的目的。

一八七六年，美國參加所謂『馬嘉理案』的『調處』，通過英國取得宜昌蕪湖等口岸通商權利。

此後不久，美國又有袒護日本侵佔琉球的一幕。琉球從十四世紀以後（明洪武以後），一直爲中國屬邦，一八七二年起日本即逐步併吞，至一八七九年（光緒五年）實行改琉球爲沖繩縣，清政府對此本不積極，說是不『務虛名而勤遠略』，琉球國王幾次派人祕密到中國求救，情詞異常淒慘迫切，清政府才認爲性質嚴重，不得不爭。適值美前總統格蘭忒來華遊歷，並將赴日本，清政府的直隸總督李鴻章就想請格蘭忒調處，李

本人明知『日本實奉美國爲護符』，但偏以爲格蘭忒是『衆望所歸』的公正人物，幻想由其調處得到效果，其昏庸媚外，至於此極！格蘭忒與李見面，說了些最怕各國失和，甚願秉公持議一類空話，他到日本之後，即一面由其隨從副將楊越翰對李鴻章來信加以威嚇說：『在日本人眼中每視中國弱，自家強，所爲無不遂者……據日本人以爲不但琉球可併，則台灣及各屬地動兵侵佔，中國亦不過以筆墨口舌支吾而已』，並假惺惺地以爲中國只有『自強』，才能免被外人欺侮。一面要求清政府撤換駐日公使，並向李鴻章推薦美駐日公使平安，說他是最可靠的好人，因清廷駐日公使何如璋在交涉琉球問題中，對日態度強硬，且與英駐日使巴禮夏接近，美國深恐英使洩露日美勾結秘密。李鴻章後來倒也看破了美國人的陰私，在與『總理衙門』密論何如璋問題時，說美國『此事用意深遠』，琉球問題歸宿，終究因爲美國的祖日，清政府的無能，幾次照會來往之後，就如泥牛入海了。

當一八七六年時，日韓已締結江華條約，日本在朝鮮勢力日漸膨脹。至一八八〇年，美政府以爲有機可乘，但鑒於過去對朝鮮的武力政策沒有收到效果，乃改變方式，使水師提督薛斐爾再與日本商議，請向朝鮮介紹，准許美國通商，日本正繼續對朝鮮進逼，急欲引用外援，很快同意。朝鮮却以未得清政府允許，仍然拒絕，美國即派薛斐爾來中國活動，得李鴻章介紹於一八八二年（光緒八年）春訂立美韓條約。開始交涉時，清政府要於約內載明『朝鮮爲中國屬邦』字樣，美政府要使朝鮮脫離中國，對此堅決反

對，薛斐爾所擬向清政府提出的照會說：

『今按朝鮮原擬第一款，朝鮮係中國屬邦，而內政外交向來得以自主，是在美國固可與朝鮮訂約，不必認朝鮮爲中國屬邦……如引用中國字樣，與本旨既不干涉，而復易滋疑義，殊非美國慎重邦交之意』。

清政府不從，美國以破裂談判相威脅，李鴻章向戴滌（清光緒帝）上『籌辦朝美議約摺』時說：美使『於第一款聲明朝鮮爲中國屬邦，堅不允從，意甚決絕……』。美國之所以要使朝鮮脫離中國，固然爲了對朝鮮通商方便，但其主要目的，還在通過日本去干涉朝鮮內政。

一八八四年，法國進攻安南，挑起中法戰爭，美國企圖通過法國從中取利。當法軍還未集中以前，美國由水師提督以「調處」方式替法國行使緩兵之計。及法將孤拔把清軍大敗於馬尾，美國又出面向清政府多方要挾，說「法國國主有諭旨給孤拔盡力從事」，如中國不給「八十兆弗朗」的賠償，就要「另給別項」利益。同年，美國又協同日本乘機向朝鮮進迫，嗾使親日（美）派挾制韓王脫離中國，實行自主。清廷駐朝鮮幫辦袁世凱見形勢不利，先向政府上一個密稟，告以「竹添進一郎（日駐韓公使）換兵帶防，八九日必到，薛斐爾（美代表）已在東洋，聞將偕至……」。清政府事實上已無能爲力，竹添等兵到之後，親日（美）派首領金玉均，朴永孝等即佈置發難，以「鴻門宴」方式屠殺大臣多人，劫持韓王奪取政權。袁世凱等出兵與日本衝突，亂黨又敗退，朴永



孝等亡命，由美國予以收留。事後一年，袁世凱電告清廷：『頃朝鮮內署來信，去冬倡亂之朴永孝、徐光範、戴弼三賊，先後逃日本往美國』。滿清賣國政府當局，對美國侵略者的猙獰面目，自然不會有正確認識，他們還以為美國人是『性氣和平』，朝鮮親美是對的。一八八五年（光緒十一年）李鴻章與伊藤博文訂立天津條約後給朝鮮政府一信，替它策劃今後，有云：『聞貴國已託人在美延訂教習，美國人向無佔據土地兵權之意，性氣和平，（?!），僱價亦廉，最為相宜』，可謂至死不悟！此後三年——一八八七年，美國人福久更以美駐韓使節地位，主持朝鮮賣國賊『開化黨』的活動，煽惑造謠，勢力極為囂張。到一八九〇年，美國通過日本奪取朝鮮內政達到一個高潮。

就在此時，美國對中國內地也製定了一個龐大的包辦清政府『新政』計劃。中法戰爭，中國敗北後，清政府中一部份受外國資本主義影響的分子如李鴻章之流，想用某些改良辦法來挽救滿清統治階級的危機，一八八九年前後開始提倡改行「新政」，創辦海軍，美國便乘機而入，由在天津的美國商人與李鴻章幕克馬相伯接洽，規定中美借款二千五百萬兩，先開設銀行，作經濟「總樞」，各項「新政」經費皆由此行出納，總行設天津、上海，各省設分行，查賬權由中美雙方分享。議成後，美政府更熱烈歡迎馬相伯到美國作最後決定，又增加了二千五百萬兩的款額，共五千萬兩，作為正式借款，另外還有三萬萬兩的存款，預備隨時支出。如果這個借款成功，美國便可取得清政府全部『新政』支配權，包括海軍支配權在內，對於今後與日本合力向中國進攻，更為便利。